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

唐 三十四

裴守真

子餘行立

崔沔

陽嶠

宋慶禮

楊場

崔隱甫

李尚隱

潘好禮

倪若水

許景先

席豫

齊澣

抗

裴守真字方忠

據世系表補

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

業六世孫父春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

瓚等亂劫吏多死以春仁愛相誠無敢害護送還鄉貞

觀時官鄴令守真早孤母喪哀毀骨立舉進士六科連

中

舊書作八科

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世推其禮法永淳

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

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

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

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按封禪祀禮前
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
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
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
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言二舞誠祖宗
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
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
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為文時人

服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據世系表行立

乃守真
五世孫耀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謏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

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
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今又子孫
可抑為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
遂誅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入為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謚貞中書令張
說歎曰二諡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闡友愛兄弟六
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

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効除河東令
寬猛得當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
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
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
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輒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
之許自効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
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且死後廷芝踰期
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

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

按通鑑元

和十五年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道卒是冬韓愈上言裴行立陽旻二人邀功求賞爭獻謀計虛奏殺獲欺

罔朝廷用兵二年賊猶依舊是時行立已死而賊猶未平則新書所稱非實錄也 俄代桂仲武

為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為時所訾召還道卒

按行立改安南都護

行至海門而卒新書云召還道卒亦非也 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吳鎮糾繆云案世系表並無隴州刺史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與傳不同 自博陵徙

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

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勅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為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岑義歎曰君今卻詵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已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彛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

賂沔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
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廬前
賓客未嘗至樞室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
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沔喜
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
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豈可俛默偷安為懷祿士
邪凡詔勅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雨潦
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

為集賢修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
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韋縚請每坐增籩豆至十二
議以為不可

詳見韋縚傳

又欲加外祖父母舅舅母及堂姨

堂舅服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
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
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
禮先亡也往修新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
於外姓禮亡徵兆可不戒哉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

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哀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按裴守真崔沔二人舊書入孝

友傳今從新書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

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之任為語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為涇州都督尋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請嶠為刺史故再治魏入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學官皆時名儒生徒游惰者督

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杖殺之
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
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洺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
彥範行河北鄣斷居庸五回等路以備突厥召慶禮與
議見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為嶺南採訪使時崖
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瘍莫敢
往慶禮身到其境諭以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

成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井植兵以邀虜徑議者嗤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為築城使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

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清嚴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愆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

舊書作高祖

為陳中書

舍人以文學名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仕
隋為柳城太守以郡歸高祖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
朝拜絳州刺史封宜春郡公子琮為上津令隋亂去官
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為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
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以
申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

舊書云祖琮絳州刺史

琮始為麟游令

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
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

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何論位高下乎懷貞壯其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權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保下之道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累擢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為日知先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臺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

郎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
詳帝咨賞宇文融逮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
卿唯諾獨瑒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帝封泰山集樂工
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
堪帝乃罷之入為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白
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
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
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

經絕句請令自今已後盡帖平文且今之習左傳者十無二三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以扶微學從之因詔以儀禮三傳出身者免任散官遂著為令生徒為場立頌太學門外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

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
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
史浮虛之徒旣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
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
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
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
尚書諡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
喪祭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

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閒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儻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

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甫百縑孫仝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

獄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
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之其後患囚往
來或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
得專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
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
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
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為大夫
天下以為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

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
官使歸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
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
督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
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
如初帝乃不用子弟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
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
治在職以強正稱云

李尚隱其先自趙郡徙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

主簿州刺史姚班

舊書作姚瑱按姚班嘗歷六州刺史且年世亦相當其作瑱者字誤耳

器其能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為關內黜陟使尚隱

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

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

宋璟傳作二年

材廉者軋

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

通鑑作御史靳恒

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嘗誣

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人

畏其強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愜復用出尚隱為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由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蔭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不法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為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侍

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
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
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
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
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
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襲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
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邱舊書作王鉷為御史大夫時
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之贓

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聞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行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

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為邠州府長史王
為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
詔好禮檢督王家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
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邈好禮遮道王初不許乃臥
馬下諍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
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遷豫州刺史勤力
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
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

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
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用麤
苟至終身世謂其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
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
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
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鵠
鵲溪鵠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寄禽

怪羽為園藥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
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
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
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
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
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吾恨不得為
騶僕未幾入為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按陽嶠宋慶禮
楊瑒崔隱甫李
尚隱潘好禮倪若水七人
舊書入良吏傳今從新書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

按緒即世緒也避太宗諱單稱下一字然世緒傳所

載里居官稱與此互異姑兩存之

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

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

東都造報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歎曰是宜付

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

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為左補闕

宋璟薦顯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

抨按不避貴近與齊澣王邱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

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
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
源乾曜謂宜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乾
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
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
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
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
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

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

按通鑑尚書左丞楊承令

為汾州刺史在十一人中此所叙列十一人無承令名疑本是十二人而承令以不欲外補貶睦州別駕乃止

有十一人耳 一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

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為吏部侍郎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補襄邑尉奏事闕下

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悸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之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壽令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

卿前任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

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與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罷聖歷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太守不聽固爭卒原其父

景雲初姚崇取為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
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漸奏孝享
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媒不恭并劾談挾邪
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
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
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
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
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

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為副改祕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玄宗封泰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四

知禮喜甚為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清水漕運便之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卬為左澣為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蘓晉為侍郎世謂高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

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
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
入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
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
德丞察再貶皇化尉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
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
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
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

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
操寢衰更倚力士助得為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
意裒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
欲擠之會其幕府坐職事連澣詔放歸田里天寶初召
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澣
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為平陽太守
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為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
甫所陷者皆褒沆瀚贈禮部尚書孫抗

按許景先席豫齊
澣三人舊書入文

苑傳今
從新書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
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
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
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慰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
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條理鹽法俄
為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
為處州刺史歷蘓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為給事中遷河

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
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為
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歲
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復遣官覆實寢以為
例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
道唐會要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明年遂不置考判官禮部侍郎試貢士
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舉人皆奏罷之又省州別
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

近治者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五

通政副使_臣施朝幹履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唐

三十五

劉子玄

魏

魏

吳兢

韋述

將父

柳芳

登

環

沈既濟

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

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忘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

后嘉其直不能用也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率更令

舊書云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會要亦云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

國史之弊求罷史職

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

留東都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

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

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

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

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纂

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
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閤筆相視含毫不斷頭
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
為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
視聽不該簿籍難見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
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言未絕口而朝野
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

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
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
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馬在
四不可屬詞比事勞逸宜均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
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
不可至忠得書惜其才不許解史任楚客等惡其言詆
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立修武后
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
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雅與徐堅元行冲吳兢
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
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
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交按
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
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
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

士景雲二年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已後朝士駕牛車鞍馬之故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其便習耳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然亦止宜於褻服博帶褒衣革履高冠自是車中之服非馬上所施也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不師古道有損威儀宜從廢改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

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
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
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請
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大樂令
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
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
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必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
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

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
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
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
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
子貺餽彙秩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藝術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
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
刊落怪妄又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

追修非當時正史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
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

藝文志劉瓛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子滋

決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厯漣水令楊綰薦材堪
諫官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
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勳職奉法進至
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
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稱職聞貞

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
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遷
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賢詔與侍郎杜
黃裳俱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決亦有學稱生
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
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
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
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叅軍分司東都母喪毀瘠

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
父子三人更洎史官著史例三卷頗有法

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郢丞楊

炎薦贊名儒後

舊書贊名儒子按彙未嘗以名儒稱也
新書云炎薦彙名儒子又似薦彙而非

薦贊矣
今改

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疆

濟野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

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

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
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即宣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
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
尚書諡曰敬

秩字祚卿開元末厯左監門衛錄事叅軍事稍遷憲部
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
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
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

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

議等凡數十篇

舊書載秩歷官給事中尚書右丞同子榮泗與新書異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叅軍事常寢疾房琯憂曰捷卿

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

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遷地安

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

舊書作六說按藝文志劉迅六說五卷舊書是

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廼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

新更安史亂迴魏運財賦力于職大厯初為吉州刺史
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
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
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愍太子
難姦臣誣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
不絕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
以陛下為命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麋沸覆車可驗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

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廷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詔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

情意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臣誠恐天下
骨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刳偷合苟容不
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
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
拜諫議大夫復修史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
之終喪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
數馳射為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
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

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
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
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
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
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天降災異欲人
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
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大行
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

願斥屏羣小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
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
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
領多飾虛詞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

官筆冀得成書

事在開元十四年

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

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

按藝文志大明宮光

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
就修國史就東都集賢院會要云在明福門外大街之

西木太平
公主宅也

詔兢等赴館撰錄

是時史館在
門下省南

進封長垣縣

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

坐累下除舒州

按舊書載兢歷台洪饒新四州刺史遷相州天寶初改官名為鄴郡太守與新

書五

天寶初入為恒王傳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

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悟時

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

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故

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相謂曰劉五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
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令董狐云

韋述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偏父景
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
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
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詳諦如指掌使屬文受紙輒就

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悅考功
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著書所撰唐春
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
遂上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
就秘閣詳錄四部書為總目二百卷五年而成

按藝文志羣書

四錄二百卷殷踐猷王愬韋述余欽母熙劉彥直王灣
王仲邱撰元行冲上之本傳作續七志非也今據舊書

改

述好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

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為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

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
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
堅構意歲餘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
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狄德葉吳兢等撰
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叅以後事始定類
例嵩欲早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左郎李銳助述
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譌周陳壽之流改國
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

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於榮利為人純厚
長者士無貴賤皆以禮接之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
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
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圖史藏南山身陷賊污
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
蕭直為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倉卒犇逼
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
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

立遼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道迪學業亦亞述與道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今之杞梓也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佯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乂

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
位史官又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
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
散舛白宰相請引入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
署集賢小職又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
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
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
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

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線之禮本緣金草
未有奪喪尚主者繆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
諭以茂宗母所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
借吉而婚者不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
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
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
請如禮便帝曰更思之太常博士韋彤裴璵亦上疏諫
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

人轉司勳員外郎皆兼史仕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
顏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
詔入至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口誦以補不失一字
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
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
乃訪人又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
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
既葬議桃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

問人又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
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
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
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
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
饗永絕人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
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
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為開

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入問一
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
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暮可乎曰

暮者錡昆弟其父國貞

新書作若幽按李錡父國貞本名若幽見舊書國貞傳而求之

新書宗室傳世系表皆茫無可考亦踈悟之一端也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

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秘書少監
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
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修故

授人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人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人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不至顯官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論議百餘篇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

下偃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歆兵云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叅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厯膳部員外工禮兵三

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
李漢以係女壻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
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
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
弟仲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
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
士第署郢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
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

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修撰轉
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
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
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
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非
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它
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

書監修國史咸通三年

本紀宰相表俱作三年本傳作二年誤

出為河中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
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
芳作唐歷大歷以後闕而不錄宣宗召崔龜從韋澳李
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

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泐盧告撰次文宗實錄
蔣氏世傳樸學唯伸及係子兆能辭章取進士第然不
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厯
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
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卒
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卷叙天寶後事棄
取不倫史官病之然芳篤志論著無須臾廢屬承寇亂

史籍淪缺上元中坐事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庫書年六十餘始仕官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

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璟字德輝寶厯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為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謀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擴摭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為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

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叅軍還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故事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碁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既親郊廟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

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矩
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劔履及象劔尺寸祝文輕重之宜
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
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
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
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
頌聲之作王道本始自兵興以來不遑議禮方牧未朝
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足不踐軒墀之地

十有二年于茲矣國家故事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
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
陳貢集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
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臣忝牧
圉之寄憤不庭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
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
臣自惟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
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

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聞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
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
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
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
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
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帝
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

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
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
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
天命草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
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
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
運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
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

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初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擇見官故官若同正試

攝九品以上者為之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
悉有差以公錢置舉本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
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
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有兩人備顧問亦不少矣且
其中尚有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
選其人若欲廣聰明收淹滯則當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
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人
抵月費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

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
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未有以草臣計天下財賦耗
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它費十不當二者之一
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今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
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
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災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
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寶錄時稱其
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推輟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授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改

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狄亘在外論次國書今橐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明吏治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

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
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
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蒞以廉靖聞入為
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
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
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
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
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甯

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昭儀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為節度馳至剗奴心祭其靈坐

按通鑑咸通五年以京兆尹李贇為昭義節度使與此異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

唐 三十六

宇文融 審

韋堅

楊慎矜

王鉷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弼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

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善房遺愛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厚禮之時天下戶版刊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間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勲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

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庠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

人

按通典亦作二十九人舊書及通鑑皆作十人

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

縣括正邱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

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

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

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

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贊成其事又集羣

臣大議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

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
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
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
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
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
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
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
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

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帝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劾罷說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為魏州刺史

方河北大水即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
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為稻田權
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為鴻
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
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
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
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

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祿密知因

王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為汝州

刺史

按通鑑祿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祿聞之先以白上與新書畧同新書李寅作李宙又

不言祿入朝蓋闕文也舊書云侍御史李宙驛召祿將下獄祿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貶與新書通鑑皆

異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

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

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賊

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

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卒
初融廣置使額以侈帝心百姓愁怨有司寢失職自融
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
躡皆本於融云

子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
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
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
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顯政

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敕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
審為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
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惠宣太子妃妹為皇太
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絲祕書丞歷奉先長安令有
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
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
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

山東租賦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瀾
澹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澹水銜苑左有望春
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臣
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篙工柁
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珍
貨暴陳其上船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
挾櫓觀者駭異而陝尉崔成甫衣缺胯衫錦半臂絳冒
額立艫前倡得寶歌美婦數百皆巾幘鮮冶齊聲應和

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進諸郡輕貨上百牙鹽食帝
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
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
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
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
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
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
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

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太子懼表與妃絕再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為將作少匠冰鄴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

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
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
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

利可汗乃得歸為尚衣奉御父隆禮

吳縝曰宰相世系表作崇禮蓋避明

皇帝諱
改名爾

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為太

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邱山隆禮性詳
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

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議輸物有汙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

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為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為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為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鉞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鉞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鉞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鉞狎及為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與語猶名之鉞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鉞謀陷之明年慎矜

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
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
置田為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
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
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
奏為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
忠以免按通鑑云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
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姊氏樓下姊
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
明珠自隨帝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事出

明皇雜錄與新書本傳異又明
皇雜錄及唐歷俱作史敬忠

帝素聞敬忠挾術間質

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
又白厭勝事帝怒楊國忠知之國忠鉞方睦陰相語始
慎矜奪鉞職田辱諾其母又嘗私語讖書鉞銜之未有
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
稱引慎矜帝勃然曰爾親邪母相往來鉞知帝惡甚乃
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
規復隋室帝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玢大

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
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
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讖榜掠不服
鉉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矜小妻臥內得之以示慎
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
首服詰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
子女悉置嶺南姻黨坐竄徙者十餘族近親不得仕京
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

既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
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
孤梵何以堪此遂縊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
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寶應初慎矜王琚韋
堅皆復官爵

王鉞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
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市和糴
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

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鉅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鉅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鉅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腳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聊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鉅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鉅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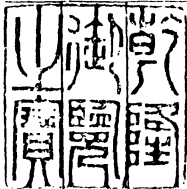
察內作閑廡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
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
祕記事帝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明
年鉞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
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
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
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
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

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為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逆意鉞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歷戶部郎中名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鉞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韋會安

定公主子也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鉞鉞遣李隣收會長
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鉞
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為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已而
鉞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鐸與故鴻臚少卿邢
璣子緯善鉞因鐸亦交緯十一載四月緯與鐸謀引右
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鉞
付告牒鉞意鐸與緯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
李隣等至緯與其黨持弓刀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

緙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
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緙盡禽其黨
國忠奏鉅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為鉅言故帝原鐸不問
然欲鉅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鉅不忍帝怒而陳希烈極
言鉅大逆當誅有詔訊鉅獄具詔鐸杖死鉅賜死三衛
廚侍御史裴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
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鉤為井幹
引泉激雷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鉅兄錫見諸弟貴

盛不肯仕鉞彊之為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
人傷焉初鉞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
家凡五年而鉞亦族矣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六